

[文章编号] 1002-5685 (2008) 07-0047-06

# 论含指项中的意义移植

□ 隋 岩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北京,100024)

**[摘要]** 含指项是戳穿传播诡计的关键之一,遗憾的是巴尔特等符号学家未能对此作明确深入的阐释。正是借助含指项,意义才得以移植,世界才得以言说。所谓含指项,就是含蓄意指的能指可以由多个符号共同构成,这样的含蓄意指的能指被称作含指项。在含指项中,某一个直接意指(EIRIC1)基础上实现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移植到含指项中另一个直接意指的能指上,促成了新的含蓄意指组合的产生,实现了意义的移植。

**[关键词]** 含蓄意指;含指项;意义移植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虽曾提到过含指项这个概念,遗憾地只是一闪而过,并未做进一步阐述,尤其没能阐释含指项中的意义移植现象。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借助含指项的组合,意义的移植才得以实施,新的意义才得以建构,意识形态的传播才得以实现。因此,本文试图对含指项及意义移植的问题做进一步具体的探讨。

所谓含指项及其意义移植,我们或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两个或多个符号组合在一起,且拥有一个共同的所指,这两个或多个符号的组合就是含指项;而传播的诡计正在于把含指项中一个符号的意义移植到两个符号身上,由此新的言说发生了。

## 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

在理解含指项之前,先要理解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而要理解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还需弄清“意指”这个概念。

意指就是以能指指向所指、以能指表达所

指的组合行为,也即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成为符号的一种组合过程。如把“书桌”这个能指,与“读书写字用的桌子”这个所指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书桌”这个符号,以供懂汉语的人使用;把“desk”这个能指,与“piece of furniture (not a table) with a flat or sloping top and drawers at which to read, write or do business, eg one for office or school use”这个所指组合在一起,就有了“desk”这个符号,以供说英语的人使用;这两个例子的组合过程,都是意指行为、意指作用、或者称作意指组合。

罗兰·巴尔特解释说,一切意指组合<sup>[1]</sup>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能指 E)和一个内容平面(所指 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如图 1-1 表示,左边的长方形代表能指 E,右边的长方形代表所指 C,使两个长方形分开的中间那一竖划代表意指行为 R,ERC 组合就是一个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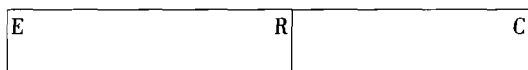


图 1-1

**[收稿日期]** 2008-6-23

**[作者简介]** 隋岩,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一个单纯的 ERC 组合就是一个直接意指组合。但是,当一个 ERC 组合本身变成另一个 ERC 组合中的某一部分时,第二组合中就包含着第一组合,或者说第二组合就成为第一组合的引申。问题是第一组合成为第二组合中的哪一部分,情况会有两种,即成为第二组合的能指 E 或是所指 C:

第一种情况,当一个组合 (E1R1C1)<sup>[2]</sup> 成为另一个组合 (E2R2C2) 的能指表达面 E2 时,就有了多层次的复合组合 (E1R1C1)R2C2,或者表示为:

第二层次组合: E2 R2 C2

第一层次组合: E1 R1 C1

也可以表示为图 1-2:

E2	R2	C2
E1	R1	C1

图 1-2

E1	R1	C1
E3	R3	C3

图 1-3

如此,某一组合 E3R3C3 不像上述在含蓄意指中成为表达平面,而是成为另一组合 E1R1C1 的内容平面或所指。这就是所谓的元语言,也即元语言组合的内容平面 (C1) 本身是由另一个意指组合 (E3R3C3) 构成的。<sup>[3]</sup>

含蓄意指与元语言是两种不同的意指组合,以两种不同的模式建构着意义。含蓄意指的构建,就是通过寻找所指 2 与能指 1 之间的某些能启发人产生联想的相关之处,如图 1-4,银屏上的超女李宇春,让人想象着大众歌星一夜成名,图 1-5 所建构的,则是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启发人联想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彻底解放。

元语言则是通过寻找能指 1 与能指 3 之间的相关性,或推理出一种逻辑延伸,或建立

其中第一层面的组合 E1R1C1 构成直接意指层面,第二层面的组合 E2R2C2 构成含蓄意指层面,换句话说,一个含蓄意指组合的能指表达面 E2 本身,其实是由另一个意指组合 E1R1C1 构成的。可见含蓄意指是由复合意指组合构成的。但是无论这个组合怎样复杂,总会有最初的直接意指的能指,而以这些能指为中介的符号,则早已在形成含蓄意指之前被传递它们的直接意指的信息自然化了,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详述。

第二种情况是,当一个组合 (我们暂且称之为 E3R3C3) 成为另一个组合 (我们暂且称之为 E1R1C1) 的所指表达面 C1 时,就有了多层次的复合意指组合 E1R1 (E3R3C3),或者表示为:

第二层次组合: E1 R1 C1

第一层次组合: E3 R3 C3

也可以表示为图 1-3:

一种阐释关系,从而建构意义。

图 1-6 所示的元语言告诉我们,李宇春暗示着所有参加海选女孩的明天;而在图 1-7 中,音乐本身作为能指,用以描绘其所指 (如悲伤、狂乱、激昂、奔放等) 的语言也是一种意指组合,由此成为一个元语言。<sup>[4]</sup>

如果把上述两种复合意指再组合在一起,即把含蓄意指与元语言再组合到一起,如图 1-8 和 1-9,就是所谓的神话。<sup>[5]</sup>

### 含指项中的意义移植

所谓含指项,就是含蓄意指的能指 (表达面) 可以是由多个直接意指组合、即多个符号 (被结合在一起的能指与所指) 所共同构成,这

样的含蓄意指的能指被称作含指项 (connotateurs)。一个单一的含指项可能是几种已被直接意指的符号的结合体,只要这个含指项具有一个单一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很多广告画面都是含指项,比如香奈尔5号香水的广告<sup>[6]</sup>——法国著名女影星凯塞琳·德纳芙与香奈尔5号并置一处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有两个能指,一是凯塞琳·德纳芙的影像(能指1),另一个是香奈尔5号的影像(能指1'),这两个

能指也都各有其自己的所指——所指1和所指1',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所指——所指2,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含指项——它包含有两个直接意指的符号的结合体、且这两个直接意指具有一个共同的唯一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如图2-1:

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含指项中发生了意义的移植——凯塞琳·德纳芙的贵族气质移植到了香奈尔5号这种商品上。在当代法国社

E2	R2	一夜成名 C2
E1 电视画面中的李宇春 R1	一名来自湖北的20岁女孩 C1	

图 1-4

E2	R2	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彻底解放 C2
E1 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R1	这首曲本身所有音符节奏等 C1	

图 1-5

E1 电视画面中的李宇春 R1	C1
E3 所有参加海选的女孩 R3	C3

图 1-6

E1 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R1	C1
E3 阐释这首交响曲的语言 R3	C3

图 1-7

E2	R2	一夜成名 C2
E1 电视画面中的李宇春 R1	一名来自湖北的20岁女孩 C1	
E3 所有参加海选的女孩 R3	C3	

图 1-8

E2	R2	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彻底解放 C2
E1 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R1	这首曲本身所有音符节奏等 C1	
E3 阐释这首交响曲的语言 R3	C3	

图 1-9

E2	R2	贵族美 C2
E1 德纳芙 R1	一个从事演艺工作的法国女人 C1	
E1' 香奈尔5号 R1'	一种产于法国的香水 C1'	

图 2-1

会,德纳芙是高贵、优雅的古典美的代表(所指2),是法国女性美的典范,这种美无疑具有社会属性,而香奈尔5号原本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的商品,这则广告通过把两个能指并置于一个画面符号中,就把德纳芙优雅的气质移植到了香水上,而事实上,香奈尔5号与德纳芙的美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人为的、任意的,是一种社会行为,二者之间本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含指项却使这种人为的社会的属性转变成了香水的一种自然属性,从而为香奈尔5号昂贵的价格找到了托辞,也使这种商品具有了区分阶层的社会功能。<sup>[7]</sup>广告强烈地暗示观众,如果你购买一瓶香奈尔5号香水,你就拥有了德纳芙式的优雅和美丽,意义移植的结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读初中英语时我们学过这样的语句:“YOU ARE WHAT YOU EAT.”今天这个消费时代可以理解为“YOU ARE WHAT YOU WEAR.”

这就是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所忽略而没能详尽解析的含指项中的意义移植现象。所谓意义移植,并非一个已有的科学的概念,而是在含指项中发生的一种现象,这里我试图给它一个描述:在某一个直接意指(E1R1C1)基础上实现的含蓄意指[(E1R1C1)R2C2]的所指

(C2),被移植到含指项中另一个直接意指(E1'R1'C1')的能指(E1')上,就促成了新的含蓄意指组合[(E1'R1'C1')R2C2]的产生,如此也就实现了意义的移植——把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转变成为某种商品的自然属性,从而也就传播了含蓄意指组合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移植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其实这里所谓的意义移植是第二次移植,因为第一次移植早已发生在所指1与能指1之间。

1985拍摄的另一则香奈尔5号广告也是含指项,一位用过香奈尔5号的美女把食指放在嘴前对一匹健壮凶残的野狼(也许意指色狼)轻轻地吁了一声,那匹狼就乖乖地温顺地在原地静坐下来。这则广告说明:在香奈尔5号出现之前,跪在美女石榴裙下的是男人——是文明的动物,而对于拥有使用香奈尔5号的美女来说,征服文明与野蛮都不在话下,或者说香奈尔5号的魅力就在于变野蛮为文明。这则广告中发生了两次意义位移,一是将美女影星的典雅移向香奈尔5号,一是将美女影星和香奈尔5号的文明高贵移向野狼,如图2-2:

与香奈尔5号相似的例子是大宝化妆品的电视广告,也是通过含指项,把纺织女工的朴实美移植到大宝护肤霜上,如图2-3。如果把凯瑟琳·德纳芙置换为纺织女工,那么香奈

E2		R2	文明高贵 C2
E1 美女影星	R1	一个从事演艺工作的法国女人 C1	
E1' 香奈尔5号	R1'	一种产于法国的香水 C1'	
E1" 野狼	R1"	一种残忍贪婪的野生动物 C1"	

图 2-2

E2		R2	朴实美 C2
E1 纺织女工	R1	从事纺织工作的女性工人 C1	
E1' 大宝护肤霜	R1'	一种北京生产价格较为低廉的化妆品 C1'	

图 2-3

E2		R2	科学进步等 C2
E1 挑战者号	R1	作为物质客体的航天飞机 C1	

图 2-4

E3		R3	政治的牺牲品等 C3
E1 挑战者号	R1	作为物质客体的航天飞机 C1	

图 2-5

E4		R4	为国牺牲 C4
E1 挑战者号	R1	作为物质客体的航天飞机 C1	
E1' 下了半旗的国旗	R1'	C1'	

图 2-6

E2		R2	所有肤色子民都效忠法兰西帝国 C2
E1 敬礼的黑人士兵	R1	一个法国黑人士兵正在敬礼 C1	
E1' 法国国旗	R1'	一面带有某种特殊图案的旗帜 C1'	

图 2-7

尔 5 号就会获得不同所指、不同的社会属性和不同的商业价值。可见,把一个单纯的直接意指置入不同的文化语境历史氛围中,并与其他直接意指的符号结合,组合成不同的含指项,就会发生不同的意义移植,构建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以符号消费为新趋势的当代社会,每一个品牌都对应着一种风格或身份,对应着一种意义。

1986 年 1 月 28 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天爆炸之前,美国各大主流电视网播出的画面都是“位于发射台上的航天飞机的长镜头、背景是大白天,天空碧蓝”,这个画面作为符号的能指(E1),意指着“科学进步”、“显示人类在太空中的命运”以及“冷战当中美国比苏联占优势”等等(C2),也即含蓄意指(E1R1C1)R2C2 被建构,如图 2-4。然而当“挑战者”号升天爆炸之后,呈现航天飞机的电视画面符号的能指 1 的所指 1——一架作为物质客体的航天飞机被恢复,所指 2(“科学进步”、“显示人类在太空中的命运”以及“冷战当中美国比苏联占优势”等)当即被摧毁,不仅如此,新的所指(C3)也随即凸显——为了争霸太空不惜“浪费人的生命”,“人的生存权利成了技术政治的牺牲品”,也即新的含蓄意指(E1R1C1)R3C3 被建

构,如图 2-5。为了确定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和谐一致的新的所指,在该事件作进一步报道时,电视符号制作者在“挑战者”号画面的左前景位置上添置了一面下了半旗的美国国旗,于是,新的所指(C4)——“为了崇高的爱国事业而做出的悲剧性的牺牲”又被固定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这一符号 1(E1R1C1)上。这是艾伦·塞特在《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一文中引用的美国电视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报道的例子,<sup>[9]</sup>虽然艾伦·塞特并没有从含指项促成意义移植从而产生新所指的角度来论述,而实际上正是缘于把符号 1(E1R1C1)与符号 1'(E1'R1'C1')组合成一个含指项,如图 2-6,才得以将这个含指项中的一个含蓄意指(E1'R1'C1')R4C4 的所指 C4,通过建立另一个含蓄意指(E1R1C1)R4C4,移植到能指 1——“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从而确定了新的所指 C4 的内涵意义。可见,同一个能指 1,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即不同的含指项中,获得的意义完全可能截然不同。

罗兰·巴尔特自己也举过一个例子:“我在理发店里,一本《巴黎一竞赛》(Paris-Match)抄本到我手里了。封面上,是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在敬礼,双眼上扬,也许凝神注视

着一面法国国旗。”<sup>[9]</sup>遗憾的是巴尔特也没有从含指项促成意义移植的角度展开剖析。其实,杂志封面作为符号的能指就是一个含指项,包括明显出现在封面中的能指1——一个正在敬礼的黑人士兵,和隐含在封面之外的能指1'——法国国旗,如图2-7。正因为是含指项组合,才得以将含蓄意指(E1'R1'C1')R2C2中的所指C2,也即法国国旗的内涵意义——对国家的捍卫与忠诚,移植到能指1(E1)——黑人士兵身上,并通过普遍化机制<sup>[10]</sup>,将这个杂志封面的内涵意义从所指1——“一个法国黑人士兵正在敬礼”,演变为所指2——“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对所谓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没有什么比这个黑人效忠所谓的压迫者时所展示的狂热有更好的答案。”<sup>[11]</sup>

含指项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意义移植的现象也就随时发生着。可见,含指项是揭示意义产生机制、戳穿传播诡计的关键之一,如果不揭示意义移植问题,含指项组合的研究就会打折扣,或者说,含指项组合的研究意义在于意义移植机制的揭示。

#### 注释:

[1] 我认为翻译成“意指组合”比译成“意指系统”更

切合意指本意,也更便于理解。因为意指本身就是一种组合行为。

- [2] 这里及下文中出现的 E1R1C1、E2R2C2、E3R3C3、E4R4C4 并无主次之分,只是按照论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而称之。
- [3] 罗兰·巴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曾把含蓄意指与元语言搞混淆,后来又在《符号学原理》中对二者作了区分,但对元语言的论述不够明晰。
- [4] 有关元语言对意义的建构参见隋岩《符号传播的诡计》中《含蓄意指和元语言与隐喻和换喻的对应》,《电视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 [5] 罗兰·巴尔特所阐释的神话是在直接意指基础上形成的含蓄意指,而本人所理解的神话则是含蓄意指与元语言的再组合。
- [6] 该例证选自罗钢《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26页。
- [7] 这就是消费文化的把戏。
- [8] 艾伦·塞特《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选自《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5页。
- [9] [11] 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5页。
- [10] 有关普遍化机制参见隋岩《符号传播意义的机制——对自然化和普遍化的深度阐释》一文,《新闻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

## Meaning Transfer in Connotateurs

SUI Yan

(School of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Roland Barthes mentioned connotateurs in his Elements of Semiology without further details. In fact connotateurs play the key role to realize meaning transfer, build new meanings and spread ideology. The signifiers (expressive layers) of a connotation are possibly composed of more than one denotations or sign systems (a combination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which is called connotateur. When a signified (C2) of a connotation [(E1R1C1)R2C2] which is built with a denotation (E1R1C1) is transferred into another signifier (E1') of the other denotation (E1'R1'C1'), the transfer of meanings happens.

**Key Words:** Connotation; Connotateurs; Meaning Transfer;

[责任编辑:王亦高]